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李辉凡 译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李辉凡 译

Воскресени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 李辉凡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594-2101-2

I. ①复… II. ①列…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348号

- 书 名 复活
作 者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李辉凡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策划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三 乖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03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01-2
定 价 5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译 序 … 001

第一部 … 006

第二部 … 203

第三部 … 372

译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它通过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对黑暗的沙皇专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并预示了俄国通向复活的途径。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对生活 and 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卡秋莎三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卡秋莎满十六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

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怀孕后她已无法再待在老姑娘家里，只好跑出来，先是在警察局长家做用人，受到这个警察老流氓的调戏，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又被林务官强暴；她处处被侮辱，不断被抛弃，最终沦为妓女。在七年被蹂躏、被践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烟和酗酒来打发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后，在一桩人命案中她被诬陷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贵族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没想到，冤家路窄，竟会在法庭上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那种“我没有罪，没有罪”的绝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一罪人。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用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在为卡秋莎案件奔忙过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触了各官僚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他对法庭和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以及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不仅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

级的伪善和黑暗，也说明涅赫留多夫看待事物的观点已发生了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因为这时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整个劳动阶层的同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即从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进而领会到它是整个社会不公和充满罪恶的根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涅赫留多夫的立场从贵族阶级转移到了广大的宗法制农民上。他精神复活了。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把她当作泄欲和赚钱的工具。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索要钱物。但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来，她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您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什么上帝？您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里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当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监时，玛斯洛娃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发生了对她的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于是在炎热的7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

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长期悉心关照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是最后与西蒙松结合。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页）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义力量鞭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会的伪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页）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他又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的作家，并不一定要为社会“开药方”“指出路”。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

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页）《复活》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它“真实描写”了现实关系，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现存制度的永恒性的怀疑。

李辉凡

2009年12月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走过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第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①

集中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极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土里，叫它草木不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个干净；用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砍伐树木，赶走所有的鸟兽。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管在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被除尽的地方，到处都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

^① 参见《新旧约全书》中文版，1985年。

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家雀和鸽子，随着春天的来临，欢快地开始筑巢建窝，就连墙边的苍蝇，也在温暖的阳光下嗡嗡地飞舞起来。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以及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相互倾轧。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赐予的世间的美，即那个能引向和平、和谐和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正因为如此，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把在押受过侦讯的三个犯人——一男二女，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妇女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今天，4月28日上午八时，看守长根据这道命令，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一起走进走廊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她问道，同值班看守走近一间门朝走廊开着的牢房前。

值班看守咣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看守吆喝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从田野里吹来的新鲜的、让人清爽愉快的空气；而这走廊里的空气却是令人难以忍受，里面满是伤寒病菌，满是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臭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还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全身困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的声音和光脚的走路声。

“喂，听见没有，玛斯洛娃，快点儿，别磨蹭了！”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

着大步走了出来，然后转过身，在看守旁边站住。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故意还让几绺乌黑的鬃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这种颜色。特别是由于脸上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十分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稍稍昂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然后停下来，做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看守长正要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满是皱纹的苍白而又严厉的脸来。老太婆要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

“好歹有个结论，怎么都比现在强。”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话，“走，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杂的男牢房。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口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

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槛，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有点放心。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他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搅它们。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在乡下和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她的前五个孩子都死掉了。他们都是受过洗之后，不给喂奶而死去。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既为奶油的

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怜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洗礼的；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责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①。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竟暗自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

^① 她的正名叫卡捷琳娜。卡吉卡是卑称，卡倩卡则是雅称，卡秋莎是普通的小名。

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但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账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了。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里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卢布是诱奸者给她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身边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她给接生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的费用是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做衣服、送礼用掉的。这样，在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经两手空空了，因此必须去找工作。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时机，林务官占有了她。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生活不错，现在主顾都跑了，便酗起酒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经营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让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当洗衣工。但玛斯洛娃看到姨妈那里的女洗衣工们日子过得很苦，不大想干，就到用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上已经长胡髭的读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让她不得安生。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便又到用人介绍所去，在那里意外地碰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满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玛斯洛娃的情况后，便给她一个地址，约她过去。玛斯洛娃依约去了。那位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小馅饼和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条子。晚上有个留着花白长发和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近玛斯洛娃坐下，眼睛闪着亮光，并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去，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去，告诉她，这是一位作家，很有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话，他是不会吝嗇钱的。作家果然喜欢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住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几天后作家又一次派人来接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住在同一个院里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了。店员答应同她结婚，但后来却不辞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想一个人住在这个寓所里住下去，但人家不允许。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①并经过体检之后，才能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她，再也不叫她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上了高级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她根本没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以同情的目光瞅着前屋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妇。她们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经得了肺病。她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气里洗烫衣物，不论冬夏，窗户总

^① 黄卡是政府发给妓女的许可证。